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群体动力学

[法] 让·梅松纳夫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群体动力学

〔法〕让·梅松纳夫 著

殷世才 孙兆通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体动力学/(法)梅松纳夫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244-4

I. 群… II. 梅… III. 团体动力说 IV. C9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6953 号

我知道什么?

群体动力学

[法] 让·梅松纳夫 著

殷世才 孙兆通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44-4/C·16

1997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4 千

印数 4 000 册

印张 4 3/4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部分 群体动力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第一章 各种研究学派和基本概念.....	(7)
----------------------	-----

第二章 内聚力问题;遵守习俗和越轨.....	(19)
------------------------	------

第三章 变化和反对变化	(38)
-------------------	------

第四章 相互影响的过程	(51)
-------------------	------

第五章 领导和社会影响	(63)
-------------------	------

第六章 情感性和集体联系	(74)
--------------------	------

第二部分 群体动力学的应用

对干预的初步意见

第七章 社会心理学的培训,它的意义和 层次.....	(101)
-------------------------------	-------

第八章 培训方法.....	(113)
结论.....	(134)
注释.....	(137)
参考书目.....	(142)

引 言

比较而言,群体这个词尽管历史不太悠久⁽¹⁾,但是,它已经成为日常用语中最常用的一个词。以此身分,它具有一种表面上明显的意义和一种很广泛的词义。因为,从全国性的集团到存在时间最短的帮派,这个词包含所有规模不等和结构各异的社会集团。所有这些集团唯一的共同特点,既在于个体的多样性,又在于个体之间存在着不言明的或强或弱的连带关系。在这方面,共同语言是通过它本身来说明问题的:“成员”这个词本能地适用于组成某个群体的所有个体,它使人想到个体所属的某个“团体”的形象,在这个团体中,他们既互相依存,又能流动;这个词也使人想到不同的人可能共同拥有的东西和可能共同做的事。此外,群体是同“力量”这个概念相结合的:“聚集”这个词恰当地表达了感到势单力薄的个人希望互相支持的意向;但是,这种集体力量激起了矛盾的反应:这种力量既使人放心又使人害怕;个人依其个性,他时而希望得到群体的支

持,时而又担心被群体压垮、剥夺和毁灭。群体内人与人之间互相接近的状态也受到同样的矛盾心绪的影响:为了交往,可以说为了互相鼓励,我们力图接近他人,力图与某个群体整合;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为了参与和分享而与其他人相结合是不够的,就是置身人群之中也常有强烈的孤独感。

这几点看法已经引起人们对群体的性质和概念的复杂性的注意。把群体一词词义加以扩大,会导致它的含义很不准确,人们常常把群众、人群、社区、组织、社会类别等等词作为群体一词的同义词,把这些词的词义加以扩大,其含义同样不准确。如果要更明确地说明任何一个群体的性质,就要考虑到许多标准:特别是考虑它的组织程度和它的作用,其成员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的方式和成员角色的分配;还要考虑群体状态作为“整体”存在的方式。因此,要超越肤浅的研究和要作出更准确的界定,就要从结构方面、功能方面和心理学方面进行具体研究。

此外,任何群体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它们产生、发展、维持原状或解体;简言之,它们都有一部历史。每一个群体对于活动者来说和在活动者之间都或多或少表现了一项计划,一项事业,甚至一个机遇。这些进程可以被研究人员变换成一系列更客观的问题: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为什么?一个群

体是怎么形成的？另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不能肯定这部历史的活动者总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和他们所寻求的一切，如果观察者完全是外行并置身于进程之外，同样不能肯定他们能真正理解集体进程的“意义”。因此，就在科学研究这个层面上提出了态度问题和方法问题。

不管怎样，任何群体现象似乎都是与某种导致产生一种活力，亦即产生一种特殊力量的变化相联系的。如果采用物理学家的行话，这正是群体动力学这个术语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认为，这种表述方式——我们将在后面指出它的沿革——获得成功与某种很直接的经验 and 某种科学研究之间的结合有关；与科学研究的威信和直接经验的丰富内涵相结合有关。其中无疑还有第三种更为隐秘的成分：这就是一种新的潜力，它将加强对群体命运的影响——我们的影响；一种在革新与操作之间演变的造物主的希望。

人们毕竟要问为什么群体问题现在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人们考虑社会学的某种前景。一个多世纪以来，而且特别是近 20 年以来，社会准则的结构和体系，以及相应的日常生活的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都市化和技术官僚主义机构的不断发展，技术方面、经济方面和人

口方面的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到人与客体(特别是劳动性质和居住方式)的关系,而且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流(大众化,大众传媒)范围和进程的变化,以及家庭和职业权威传统形式的动摇,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平衡和新的社会心理整合方式——并且因此而重新组织群体和重新调整群体内的关系。

在这方面,研究一下班组这个概念的走红会相当令人惊奇。班组这个词是一个旧词,它起初同装船(一艘船的全体船员)和分组劳动的概念有关。这个词使人想到热情奔放、集体努力和团结一致的情景。但是,近20年以来,当这个词还只是用在粗笨的艰苦劳动(工人班组)或某些集体的体育运动方面时,它已逐渐在许许多多的社会部门和各种各样的职责层次上得到使用和宣扬。因此,人们在工业或管理集团中用“联络组”这个词,在私立或公立实验室用“研究组”这个词,在医疗中心用“医疗组”这个词,或者还用“教学组”、“操练疗法组”等等词。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便可看到,为了进行一项有效的集体劳动,“基层”已经普遍按照传统建立起来了,这样的集体劳动会集了原则上地位相同的人,他们有一个几乎掌握(车间,办公室,教学班)全权的头头。同样,有些“顶峰”(领导委员会,董事会,等等)也已显示出集体领导的特点,这种特点有时是

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的。然而,新近出现的情况,一方面是这些传统群体发生危机,在这些群体中,专制的指挥方式被否定;另一方面,在基层与顶峰之间出现了间隙性班组:科长、处长和专家组长等等之间的工作会议,这些头头自己要预先召集它们的下属或代表开会。

但是,更确切地说,班组体制往往是一种愿望,一种理想,甚至是一种根据词本身而进行的几乎魔术般的祈祷,并且,这种体制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有人说,必须推行“一种真正的集体劳动”。这就是因为专门为这样一种劳动而形成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危机,因为人们对创建新的班组持抵制或某种矛盾态度。

可以说,群体动力学的发展和受到关注是我们刚才所陈述的变化和关心产生的结果。由于群体动力学具有研究和介入的双重目标,所以,要详细说明群体运转的复杂机制,并从中指出一些在职业生活和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应用。本书的意图即是根据群体动力学的双重目标来介绍这一最新变化的一些重要方面。

我不打算进行完整的介绍,只介绍最详细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主题。与此同时,我当然要介绍方法和成果,而且要介绍存在的问题和批评意见;因为群

体动力学这项紧急研究的成果,也成为掺杂着相当混乱的动机的某种迷恋的牺牲品;根据定义本身可知,群体动力学与人类的活动相关,它不仅属于精神和社会范围,而且属于价值哲学选择范围,属于必须指出和重视的明确的或潜在的价值体系范围。^[2]

第一部分 群体动力学的 主要研究课题

第一章 各种研究学派和 基本概念

认为对群体现象、特别是对“小群体”感兴趣是本世纪最近 25 年的事，并且认为这只是对美国的某种贡献感兴趣，这种看法恐怕过于简单了。就评价的态度而言，有的主要是关心，有的是假造时髦。

人们早已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看到了对种种集体现象、对集体现象的结构及其变化的一整套假设和极其深刻的分析。但是，确定无疑的是，对群体和人类关系的研究只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才有了一种实证性和实验性。直到那个时代，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著作还具有或者是“理论模式”的性质，或者是“想像的乌托邦”的性质。有些著作表现出一种唯理论性和刻板性；另一些著作则充满想望和幻想，具有性的或情感的特点，无政府主义的

或团体的特点^[3]。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祈求一种变化,规划一种理想,就是在它们的作者引证“人性”的某种往往是广泛而清楚的经验时也是如此。

此外,小群体的社会心理学大量吸收了欧洲伟大的人文科学先驱、特别是迪尔凯姆和弗洛伊德的思想。首先,尽管迪尔凯姆一般被视为居于“总体社会”首位的一种社会学楷模,但是,他也对特殊的群体,如家庭、学校和工会很感兴趣。他的有关相互联系、混乱和社会符号的概念和理论都十分有助于解释任何层次的集体进程;此外,迪尔凯姆本人还创造了“社会动力学”这个词。他对美国最杰出的研究人员有很大的影响,那些研究人员(如社会学家默顿和心理学家谢里夫)没有卷入群体动力学的潮流而是直接关心变化问题。

至于弗洛伊德,他的一部分著作着重论述了集体心理学。精神分析概念和模式被转用(经过修改或没有修改)于描述和说明大部分结构的和情感的关系现象。他对莱温的整个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尽管莱温有他独特的和决定性的贡献。库尔特·莱温是“群体动力学”一词的创造者和群体动力学研究学派的倡导者。

“群体动力学”一词于1944年第一次出现在莱温论述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一篇

文章中,我们可以从中摘录说明问题的这一段:“理论和实践在群体动力学方面的方法论联系,比在任何其他心理学方面的方法论联系都更密切。如果这种联系得到合适的保证,它就能够对若干理论问题提供答案,而且同时能够加强对我们的实际社会问题的合理研究,这种研究是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一种基本要求。”

群体动力学这个概念和表达形式曾经很时髦,并且导致创建了一个研究机构,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几年以后(1948年)该中心并入密歇根安·阿伯大学“社会研究学所”。

确实,现在把群体动力学的广义和狭义相区别是合适的;在广义上,根据莱温的一些主要思想,群体动力学涵盖着对小型群体的广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都参考莱温的概念和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群体的生命力看作是需要认同,并且可能的话需要准确衡量的许多不断变化的力量(或者进程)的合力。所有研究学派都或多或少接受的莱温动力学蕴含的其他两个内容是:

- 研究同介入必须密切结合;
- 变化和反对变化是群体生命力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本书中,我们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群

体动力学这个词,并且用“动力论学派”这种表述方式来代表直接引证莱温概念的著作和研究人员^[4]。

我们将指出这些主要的研究学派有哪几类,并简单介绍它们的重要概念,它们的模式,它们的方法论态度和它们选择的研究范围。

1. 动力论(或莱温)学派 在这里我们不能阐述甚至也不能概述莱温的全部观点。莱温是德国心理学家,于1934年移居美国,他是他那个时代主要的心理学和科学运动的中心人物,后来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创建了群体动力学。但是,必须指出,自然科学的思想、模式甚至概念对这种思想有多么大的影响。他把其命名的“加利利精神”引入现代心理学中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将对法律的研究与对执行法律的状况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法律的普遍有效性和个案的具体特点毫不矛盾;应该参考完整地执行法律的具体情况,而不是参考内容尽可能广泛的常见著名历史案例集”。

在心理学和物理学上,动力学之说总是“把目标与状况联系起来”,总是在它的“场”中来研究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的行为。这个场,或者说“生活空间”,包括人——或者群体——和“就像为他们而存在”的心理环境。至于群体,它不是根据其成员简单的相